

# 试论孙思邈的人文思想基础※

● 焦振廉\*

**摘要** 孙思邈在考虑医学问题时能站在人文乃至哲学的高度,在面对社会万象时又能从医生角度发出悲悯的呐喊,其怀着儒家的精神,无意于治国平天下,却以医术践行着儒家的王道仁心,是一位具有深厚人文思想基础的医学家。

**关键词** 中医 孙思邈 人文思想

中医是一门融合了科学和文化的学术,而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又是“通百家说”的学问家,因而其思想不仅有医学的,亦有人文的,更表现出医学与人文融合的特点,在考虑医学问题时能站在人文乃至哲学的高度,在面对社会万象时又能从医生角度发出呐喊。孙思邈的“人文思想基础”是指孙思邈医学思想以外的思想。在关于孙思邈的研究中,除了医学外,其哲学思想也受到关注。曾有学者认为孙思邈是哲学家,甚至有资料认为孙思邈是唯心论者。本文亦就此略述一二管见。

首先,孙思邈是哲学家的观点,是需要商榷的,至少现在所知资料不足以支持。但是,所有人的思想行为都是在相应哲学思想的指导之下发生的,尽管其本人可以不必专门研究哲学。对一个

人而言,其哲学思想的来源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多元的。像孙思邈这样渊博的人,在他的著作中涉及与哲学相关的命题是很自然的,但据此认为他研究哲学以至成“家”,应该不能成立。中国古代出现过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如孔子、老子等,他们从不同角度和深度探讨了与哲学有关的命题。在近现代学科分类中,哲学被认为是西方所独有的,普通意义上的哲学是指西方哲学,并不包括西方以外的思想。古代中国哲学一般被作为东方思想的一部分,而非是中国的哲学。直到今天,西方大学也绝少开设有关中国哲学的课程。在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的《剑桥哲学词典》中,介绍了52位中国古今哲学家,包括先秦的孔子、墨子、老子乃至近现代的康有为、梁

启超、梁漱溟、冯友兰等,东方哲学及其价值在西方的长期冷淡之后得到了基本的肯定。中国哲学之所以被西方长期冷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哲学家更多考虑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考虑人心、秩序和道德教化,而不甚关心宇宙的本原,这是中国哲学跟西方哲学最大不同,因而中国哲学家常被称为思想家,中国哲学常隐含在其他学术或思想之中。当欧洲步入中世纪的黑暗,教会主宰了一切,哲学成为神学婢女的时候,隋唐盛世的中国人创造了以人为中心的灿烂文明。无论道、佛、儒被排成怎样的次序,中国社会一直是一个世俗而感性的社会,是一个以人和秩序为主题的社会。强调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思想家在不同时代弹奏的共同旋律。孙思邈“通百家说,善言老子、庄周,兼好释典”<sup>[1]</sup>,并撰写过《会三教论》,自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医生,《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隐现着他思想的博大和深邃。从这个意义上讲,孙

※基金项目 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2006年科研课题(No:2006090)

\*作者简介 焦振廉,男,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医文献医史研究。主持省部级及厅局级科研课题7项,参与10余项,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专著及古籍整理本10余部,省部级科技成果(学术著作)奖4项。

•作者单位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信息研究所(710003)

思邈即使不是哲学家,也应该是具有相当哲学思想基础的,甚或是具有某些自发思想的,但迳称孙思邈为哲学家,仍然有些勉强。目前所知,孙思邈毕竟没有留下哲学性质的著作,毕竟只是在医学中表现出一些哲学性质的痕迹而已。

曾有资料认为孙思邈的思想属于唯心主义的体系,其主要的依据是《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道教和佛教浸渍的印记。孙思邈生活在中国古代文化达到极盛的时代,道教、佛教和儒学都得到相当发展。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记载,孙思邈对道、佛两家都有深入的理解和研究。《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带有浓重的道家 and 佛家气息是不争的事实,但充其量是一种文化的浸渍,而并非思想的主体。

道家讲“道”。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漠,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sup>[2]</sup> 这里所描述的“道”是先于天地万物的,是抽象的概念,是卓然独立、无偶无陪的绝对,是超越时空、超越经验的永恒。孙思邈虽“善言老子、庄周”,但从本体论上讲,孙思邈未必真的认为世界是由“道”所生,反倒是在唯物论思想的指引下孜孜不倦地讲述着“风毒脚气”和“时行温病”。他是这样认识“风毒脚气”的:“考诸经方,往往有脚弱之论,而古人少有此疾。自永嘉南渡,衣纓士人,多有遭者。岭表江东,有支法存、仰道人等,并留意经方,偏善斯术。晋朝仕望,多获全济,莫不由此二公。又宋齐之间,有释门深师,师道人述法存等诸家旧方为三十卷,其脚弱一方近百余首。魏周之代,盖无

此病,所以姚公集验,殊不殷勤,徐王撰录,未以为意。特以三方鼎峙,风教未一,霜露不均,寒暑不等,是以关西河北,不识此疾。自圣唐开闢,六合无外,南极之地,襟带是重,爪牙之寄,作镇于彼,不习水土,往者皆遭。近来中国士大夫虽不涉江表,亦有居然而患之者,良由今代天下风气混同,物类齐等所致之耳。”<sup>[3]</sup> 他对于“时行温病”的认识:“凡时行者,是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冷,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病无长少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sup>[3]</sup>

此外,道家与道教虽有关系,却绝然不同。与其说孙思邈受到道教的影响,倒不如说他更多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孙思邈从来不是真正的道士,只是博大的胸怀使他从不排斥任何可能有益于病人的方法。对于禁经,他认为“斯之一法,体是神秘,详其辞采,不近人情,故不可推而晓也,然按法施行,功效出于意表”<sup>[4]</sup>,若真是道士,恐不会做如此想。在《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他引用道家人物的话语最多,但这些人没有几个是真正的道士。

相对于道家思想,《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佛教色彩要淡一些。“通百家说,善言老子、庄周,兼好释典”,说明孙思邈所好以道家为主,“释典”只是“兼好”。从《备急千金要方》开篇的“大医习业”到《千金翼方》卷二十九、卷三十的禁经,孙思邈更像道家而不甚像佛家。佛家讲“色空”,我们看不出孙思邈真的以色为空,倒是随处看到他在孜孜不倦地讲述医学的道理,看到

他在专心致志地为人治病,并且看到他以“仁”为本的心地。孙思邈是知识渊博的人,也是善能博采旁收的人。既然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佛教大发展的时代,他采收乃至汲取佛教的东西是很自然的。中国佛教的主要流派,如禅宗、法相宗、净土宗、密宗几乎都发端或发展于隋唐。唐太宗贞观十九年,玄奘自天竺归来,唐太宗曾劝其还俗,但不久听过玄奘讲经,又以相见恨晚而不能“广兴佛事”为叹。可知佛教特别是其容易被世俗理解的一面在当时影响之大。因此,作为当时的人,特别是作为当时有文化素养的人,其思想丝毫不受佛教影响可能是不自然的。盛唐诗人王维以佛教大居士维摩诘的名号作为自己的字,虽有个人因素,也反映社会风气。因此,孙思邈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是不足为奇的,而将这种影响反映在他的医学著作中也是可以理解的。宗教有讲求专业的一面,也有面向世俗的一面,因为毕竟大多数人并不真正懂得宗教,但希望结得善果却几乎是所有人的向往。因此,相对于道教要艰深很多的佛教也有为了传播而接近世俗的一面,例如名义上起源于东晋,实质上创立于唐代善导的净土宗,就是为了满足更多信徒的需求而出现的。讲因果报应、六道轮回,是世俗佛教的启蒙。《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虽然涉及到了佛教的一些理念,但终究偏于世俗教化,并不牵涉佛教义理。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说:“老君曰:人行阳德,人自报之;人行阴德,鬼神报之。人行阳恶,人自报之;人行阴恶,鬼神害之。寻此二途,阴阳报施,岂诬也哉?”<sup>[3]</sup> 讲的是佛教因果报

应,实与“老君”无关。在其他卷篇中,孙思邈也时而流露出佛家的思想,但毕竟所占极微。所以,不要说佛教不能成为两部《千金》的指导思想,即使作为一种文化的浸渍,也远不及道家思想来得深而广。可以这样认为,孙思邈虽然在某些方面流露出带有唯心论色彩的思想,却始终坚决认定疾病的客观性、物质性,提出的治疗原则和方法无不以这一观点为出发点。所以,无论孙思邈对道家 and 佛家表现出怎样的兴趣,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唯心论者。

医学是科学,传统医学是传统科学。科学不是哲学,却需要哲学的指导,传统医学也需要传统哲学的指导。没有唯物论的哲学,便不可能有唯物论的医学。在混沌初开的原始时代,人类只有“医”,或者称为早期自我防治,而没有“医学”。“医学”是系统的学术,而不是经验或方法的简单使用。春秋时代的中国医学在阴阳五行学说的指导下走上了以唯物主义为出发点的道路,这种趋势是不可能也没有被某个人甚

至某个时代所改变。无论来自外界的种种思想具有如何的影响,都很难改变中国医学唯物主义的属性。唐代三教并尊,道、佛、儒都对医学产生影响,但医学毕竟是科学而不是思想,不是哲学,它所能受到影响的要么是指导性的,要么是表面性的。从《黄帝内经》到孙思邈,中国的唯物论医学走过了千余年的历程,形成了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强大的历史惯性。因此,尽管道家的恬淡,佛家的轮回,会对医学有些浸渍,却不能对医学产生全面或根本性的影响。所以,在《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道教(或道家)与佛教的影响尽管不时可见,却又终究有限。

如上所言,古代中国并不将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学科分类中,哲学很难在中国古代学术中找到位置,而中国隋唐时期的三种主要思想道、佛、儒,要么被归入宗教,如道与佛,要么成为只有中国才有的专学——经学。作为中国学术主体的儒学在现代学科

分类中很难找到一个对应或基本对应的位置。孙思邈是渊博的学者,但今人所知他的学术主体只有医学。孙思邈好道,亦好佛,可他最好的是医学以及通过医学所体现的仁心。唐代之初为道、佛、儒排列次序,是为了教化。在三教之中,儒学并不是宗教,而是世俗之学。孙思邈或许并非没有出世的思想,可他终究没有出世;孙思邈没有流俗的欲望,却时刻关注着世俗中的人们。在道家的光晕中,他怀着儒家的精神。他无意于治国平天下,却以医术践行着儒家的王道仁心。因此,孙思邈不是哲学家,更不是宗教家或经学家,只是一位具有深厚人文思想基础的医学家。

## 参考文献

- [1]宋·欧阳修,宋 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596.
- [2]朱谦之.老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4:100-101.
- [3]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126,161,2.
- [4]唐·孙思邈.千金翼方[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351.

## 中医文化

# 中药旋覆花之诗词赏析

旋覆花开洵足珍,别名金沸草称神。  
蕊繁最喜生家圃,根细空教产水滨。  
咸可软坚痰不老,温能散结气俱匀。  
须防损目休多嗅,自古先贤训欲遵。

注:本诗出自清·赵瑾叔《本草诗》。

按:旋覆花味咸甘微温无毒,入肺大肠二经。丛生深谷中,水泽边有之。叶似柳,茎凹。六月开花如菊,而小如铜钱,深黄色,又名金沸草。禀天春和之木气,入足厥阴肝经。得地北方阴惨之水味,入足少阴肾经。气味降多于

升,阴也。下气行水,消痰软坚。解大腹之肿,去头面之风。除噫气而止呕逆,利大肠而通血脉。具宣行肺胃之功,有斡旋胸中之力。配地葱、新绛,治半产漏下。配赭石、半夏,治噫气痞硬。张仲景治伤寒汗下后,心下痞坚,噫气不除,有旋覆代赭石汤。《金匱》半产漏下,有旋覆花汤。胡洽治痰饮在两胁胀满,有旋覆花丸,皆取其能下气也。但性专温散,故阴虚劳嗽,风热燥咳,不可误用,用之嗽必愈甚。走散之药,虚者不宜多服,李卫公言:嗅其花能损目。